

路转溪桥

朱相民 著



国防大学出版社

路转溪桥

朱相民 著

国防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路转溪桥/朱相民著. —北京: 国防大学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 - 7 - 5626 - 2284 - 0

I. ①路… II. ①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43742 号

路转溪桥

朱相民 著

出版发行: 国防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红山口甲 3 号

邮 编: 100091

电 话: 010 - 66772856

责任编辑: 王文晓

责任校对: 邓彦防

封面设计: 王联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12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第一章 走出山村	1
第二章 家庭罹难	16
第三章 艰难度日	29
第四章 工地受伤	38
第五章 愈伤励志	48
第六章 误入歧途	64
第七章 征程迷茫	79
第八章 深夜受辱	100
第九章 柳暗花明	119
第十章 兄弟相遇	134
第十一章 情定大宇	153
第十二章 认祖归宗	172
第十三章 好事多磨	183

第十四章 再续机缘	193
第十五章 雾散天晴	204
第十六章 奋力一搏	220
第十七章 金榜题名	234
第十八章 双喜临门	254
第十九章 路转溪桥	263
第二十章 锁定情缘	272
第二十一章 上门求亲	279
第二十二章 校园轶事	289
第二十三章 孽缘来袭	307
第二十四章 再铸辉煌	318

第一章 走出山村

班车到达北埠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筑工地时，已是下午两点。

张二柱提着行李卷下了车。车已经开走，人已经散尽。二柱呆呆地站在那儿，不知应该向哪儿走。他站在高处放眼望去，开发区建筑工地塔吊林立，气势恢宏，到处都是建好的或在建的高楼大厦，一眼望不到边。崔二叔在哪儿呢？为了能找到崔二叔，二柱和娘去了一趟杨树沟，从崔二婶那里得到了崔二叔的地址，二柱写到纸上——长虹路桥建筑公司。如果有经验的成人，他会去开发区指挥部打听一下长虹路桥建筑公司的位置。指挥部就在车站对面，那是一座十七层高的大楼，牌子上写着北埠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指挥部。可是二柱是个孩子，只有十七岁，长这么大没离开过凤凰岭村，只在县城读了一年高中。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没人告诉他，二柱牢记娘的话，一定要先找崔二叔，让崔二叔帮着找活儿干，不可自作主张。

建筑工地被太阳炙烤得像要起火，一片炽热。二柱背着行李卷急匆匆向前走，一边走一边打听，问了几个人都直摇头。前面又是一条东西向的大道，刚刚建好，路两边矗立着漂亮的灯杆，还有两行刚栽的树，发了几片像扇子一样的叶片。二柱想，还是顺着大道走吧，可以向两边看。此刻二柱非常后悔，后悔自己不该跟娘吵，跟娘发脾气，让娘为自己伤心，“不上学就不会有出息”这个道理其实二柱心里明白，一定要考上大学，

是娘这辈子最大的心愿。

二柱从小学、初中直到高中，在班上一直都是前三名。老师夸他聪明刻苦，邻居说他将来一定有出息。娘哭着说：“这学不上咋办呀！”可这学不能再上了！奶奶卧病三年，前前后后欠下一万多元的债，命没保住，前几天去世了。娘天天愁得直发呆。他是家里的男子汉，总不能眼瞅着让娘倒下吧！前程再要紧也得把眼前的坎儿迈过去。就这样二柱决定不上学了，出去打工挣钱还债。他认准的事，十头老牛也拉不回来。

还在二柱刚刚上学的时候，心里就有一个念想：哥如果不丢，爹就不会死；爹如果还活着，娘就不会受罪。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就只有一个愿望，让娘高兴，不让娘受罪。他学习很认真、很刻苦，每次都考一百分，每当把成绩单拿回来，娘都高兴地抱着他亲了又亲，煮鸡蛋给他吃，奶奶也很高兴。这次他决定停学，一遍又一遍地跟娘说：“娘！你放心，你儿子差不了，我要把钱挣回来，然后再去上学，你相信你儿子吧！”

娘哭了一阵也想通了，去吧去吧，这是咱的命，可你上哪儿去？出去总得有个地方奔吧！去找崔二叔吧，咱信得过他。好歹有个照应。

崔二叔年轻时就干木匠，和二柱爹张春来一起在公社木器厂当过学徒工，两个人感情好。二柱爹死了以后，他可怜孤儿寡母，每年夏收秋种都赶来帮忙，二柱娘尹秀兰非常感激。让他带二柱，尹秀兰心里踏实。

二柱走了两个多小时，仍没找着长虹路桥建筑公司，心里有点儿焦急。他后悔在桃花镇吃中午饭时，饭店门口支着广告牌，上面写着“常年招聘男女服务生，包食宿待遇优厚”。当时有点儿心动，可转而一想，还是按娘说的办，必须先找到崔二叔，不好自作主张。他隐约记得那饭店叫桃园酒店。如果问一下，说不定人家会留下他。

二柱急急忙忙向前走，他打定主意，天黑了实在找不着崔二叔就在路边困一宿，明天接着找。他边走边安慰自己，心想：怪不得大人们常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这恐怕是我二柱出门碰到的第一个难事了，跟娘的难、爹的难比，这算不上难，娘一个妇道人家拖着一个家，管我和奶奶、地里的活儿、家里的事，奶奶经常生病，我要上学，多难啊！哥丢了，爹天南地北地找，茫茫人海哪儿去找？心里该多着急啊！爹长啥样？

我只见过全家福上爹的模样，爹到底啥样，我一点儿也记不起来，真是猪脑子，爹死的时候，我已三岁了，咋就记不起来呢？听娘说，爹个子高、人长得帅，一身的力气。爹常说：老娘是依靠，老婆和俩儿子是希望，只要想到这个家，干什么活儿都不觉得累，不管干啥活儿，都拼命干，什么难事都挺着，干的木工活儿十里八乡都说好。这时他感觉肚子咕咕直叫，中午只吃了碗面，早已饿了。这儿人生地不熟，他很无奈、很无助，只能耐着性子向前走。二柱鼓励着自己，不管怎么说自己也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这点儿困难算不了什么，大不了天黑了在路边困一觉，没什么。已走了三四个小时，再过一小时，天就黑了，身上还有十几块钱，吃一两顿饭不成问题，他匆匆忙忙向前走。除了横着竖着的大道，就是高楼大厦，却没看见一家饭店，哪怕是小吃店也没有。正在他着急的时候，突然间一座高高的塔吊上“长虹路桥”四个字赫然映入眼帘，他想应该是崔二叔所在的地方，心里一阵激动，急忙向塔吊走去。

二柱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真是庆幸，他刚刚还在担心，实在找不着崔二叔，只能露宿街头了，如果碰到了坏人，可咋办？想想心里还是直打怵，要在这么大的建筑工地找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你想啊，这开发区西起双桥镇东至沙田镇二十公里，南自 A08 国道北至大小汶山十五公里，都是开发区，到处都是塔吊，满目都是高楼大厦。塔吊转动机器轰鸣，开了锅似的，令人眼花缭乱，要来这地方找人，可想而知有多难。二柱却找到了，他心里一阵激动，脸涨得通红，像得了宝贝似的兴奋。

他走近塔吊，见一位年轻人正在拉线，急忙上前打听：“师傅！崔二叔崔茂增是在这里吗？”

年轻人反问：“是大河乡的吗？”

二柱忙答：“对！是！”

年轻人说：“是在这儿，去工棚拿东西了，一会儿就回来，等会儿吧！”二柱连声地说：“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二柱好奇地问：“师傅，你干什么活儿啊？”

年轻人答：“电工！”

二柱说：“那敢情好，这活儿好！”

年轻人问：“找崔二叔有事吗？”

二柱答：“找活儿干！”

年轻人看了一眼二柱，问：“多大了？”

“十七了！”二柱答得干脆脆。

正说着，崔二叔来了。二柱迎上去老远就喊：“二叔！”

崔二叔很惊讶，说：“呦！二柱你咋来啦？”

二柱忙答：“我来找活儿干！”二柱替崔二叔拿过锯子。

崔二叔很高兴地说：“你小子可真行，三百多里路找到这里来。”

二柱忙说：“我和娘找过婶子才打听到你在这儿。”

崔二叔忙介绍说：“哦，这是电工小张师傅。”二柱忙打招呼：“张师傅！”电工小张忙说：“刚才已搭了话了，个头行，嫩了点儿。”

二叔问：“你能干几天啊？快开学了。”

二柱神情凝重地说：“二叔啊，奶奶前些日子去世了，治病欠了一万多元的债，我不能难为娘一个人，学不上了，我是来挣钱还债的！”

崔二叔长叹一声说：“唉！真是懂事的孩子，可这学不上太可惜了。”

“二叔，放心吧，我不会放弃，等我挣了钱还了债再去上学。”二柱安慰着二叔。

二叔说：“好吧！我去找王经理问一下，看让你干什么活儿合适。”又转向小张说，“哦，小张师傅多关照啊，孤儿寡母挺可怜的！”

小张忙说：“那是自然的，你放心吧！”

崔二叔让二柱留在这儿，忙去找王经理。只十几分钟崔二叔回来了，他对二柱说：“我给王经理提议想让你干木工活儿，因为你爹生前就干木工，你正格地应当学木工。可王经理说咱招的是熟练工，不招学徒工，跟着学也行，三个月之内没有工资，只管吃饭，如果干小工一个月就是六百元钱。”

其实二叔心里忐忑不安，他不放心二柱干这么累的活儿，这孩子虽然自小长在山村里，可一直就是上学，没干过重体力活儿，个子长得不算矮，但是毕竟瘦瘦弱弱的。他怕二柱承受不住这么重的活儿，他原本想让二柱跟着学木工，可王经理不答应。二柱娘打发二柱大老远找我来，得把

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才行，不能让孩子有任何闪失。

二柱明白二叔的心事，他不想让二叔为自己担心，急忙说：“二叔，我知道你的好意，学木工自然好些，可我正急着来挣钱的，就干小工吧！”二叔无奈地说：“干小工活儿累一些，那咱就干小工，说定了，我去找王经理。”

天黑了，晚饭时间到了。二叔拿来几个馒头，二柱实在太饿了，一阵狼吞虎咽，四个馒头吃完了，二叔问吃饱了没有，二柱脸红红地忙答吃饱了吃饱了。然后又喝了一碗稀饭，笑嘻嘻地说：“二叔，你这地方实在难找，我已经饿了大半天了。”二叔也笑了，拍拍二柱肩膀说：“你这孩子，真难为你了。”

二柱第一天的工作是推砖，从六十米远的地方把砖码到手推车上，然后推到吊斗里。

阴历七月的天，骄阳似火，再加这施工工地连一棵树都没有，一丝风也没有，没用一个小时，二柱的衣服全湿透了。他把汗衫脱下来用手拧了一把扔在一边，光着脊梁推起来，那汗水像开了闸一样，满脸满身都是，头发像刚从水里浸泡过的一样。

十点多钟休息了一会儿，崔二叔给二柱送来了一顶竹帽，扣在二柱头上，又给二柱一条毛巾，让他用水打湿了披在肩上。二柱说：“二叔，这样就凉快多了。”二叔又递给二柱一个塑料瓶，对二柱说：“二柱啊，开水桶那儿有水，喝完再去打，多喝水，千万别中暑了，你看这天又闷又热，37度呢！”二柱答应着：“你放心吧，二叔！”

一天下来二柱推了九十多车，实在是累坏了。吃晚饭的时候，崔二叔把饭菜给二柱端到面前，二柱说：“二叔，我实在吃不下。”崔二叔非常关切地说：“二柱啊，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不想吃也得吃，不然你明天怎么干活儿呀！吃吧！”崔二叔拿来两个馒头，二柱只吃了一个就说：“二叔，我先睡了，你慢慢吃吧！”等二叔吃完了饭回来，二柱已经睡着了。看二柱累成这样，崔二叔打心里难受，也没敢惊动他，小心地把鞋给他脱下来，然后端来一盆水，帮他擦了一下身子，又洗了一下脚，帮他盖好肚子。

二叔跟电工小张说：“真是苦了这孩子啦！”

小张问：“这么小的孩子，怎么忍心让他出来干这么累的活儿啊。”

崔二叔说：“被逼到这份上也没法子，他爹叫张春来，从小跟我一起干木匠活儿，人聪明能干，一表人才，体魄健壮。谁知道，大儿子不明不白地给丢了，人都急疯了，满世界地找，哪儿找去。找了一年多，钱花光了，儿子没找着，整个人都变了样了，只剩下一口气，人也呆傻了，在家躺了三个月，开着车走了神儿，把车开到桥下，当时命就没了。为给他奶奶治病欠了一万多元的债，学也上不成了，真难为这孩子啦。”

小张附和着二叔说：“唉！真是一事不顺事事不顺哪！”

崔二叔说：“谁说不是呀！好好的日子，好好的一个家，硬是给毁了。他娘也是十里八乡有名的美人，贤惠能干，日子正红红火火，谁知老天爷就降了灾难了！”

上半夜，二柱翻来覆去光哼哼，二叔问：“二柱，咋样？”他说：“浑身都疼，这胳膊腿不知道放哪儿好。”直到下半夜才睡稳了。

二柱的到来，令二叔纠结，他知道尹秀兰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求他，可 he 知道自己没有能力保护二柱，工地上的活儿，如果实实在在地干，真正可以把人累死，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不说，这活儿也太重了，有心眼的大人，偷奸耍滑说不定还可保留一点儿体力，不然的话，就真的能把人累趴下。二叔决定私下里要给二柱提个醒，这孩子和他爹一个样，干活儿太实在了，工地上的活儿，永远也干不完，你拼命干吧，一天就足以让你倒下，如果真的倒下了，该怎么办啊？二叔决定早饭时就跟二柱说，能少干就少干点儿，能慢一点儿就慢一点儿，悠着点儿。一个十七岁的孩子，瘦瘦弱弱能有多少力气啊！没有哪个大人和一个孩子攀比。二叔这样想着翻来覆去睡不着，只听二柱光哼哼。

第二天早上，二柱直嚷嚷，说背上像火燎的一样。二叔一看，呀！背上胳膊上起了大片大片的燎泡，二叔说：“千万别弄破了，再感染了就麻烦啦。”趁没人的时候，二叔凑在二柱耳旁，把“秘籍”告诉了他，二柱笑了笑点点头。还好，老板让他推砂浆，也只有二十米远，一天推了五十多车。晚上睡觉的时候，二柱跟崔二叔说：“二叔，今天好多了，你放心

吧，我能行。”崔二叔安慰他说：“坚持几天看看吧，实在坚持不了咱就不干了，再想别的法子，不能硬撑着。还要注意千万别碰着擦着，安全要紧。”“我知道了二叔。”二柱答应着呼呼睡去。

二柱肩上背上胳膊上的水疱没有感染，多亏二叔每天晚上小心地给他擦洗，二叔告诉二柱说：“干活儿的时候，把毛巾打湿了披在肩上非常管用，每天晚上洗个澡，把汗湿的衣服洗一下晾起来第二天再穿舒服些。”二柱答应着。

这几天，二柱晒得脸上身上都一个颜色，黑黑红红的，水疱已经消下去了，又起了一层皮。二叔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二叔好几次让二柱歇一天，别硬撑着，二柱总是摇摇头说：“二叔，别担心，大人们都是这样苦着累着熬过来的。我能行，你放心吧！”

二柱硬撑着熬着，挨过一天又一天，他硬是一天也没歇。到了中秋节前一天，二柱实在想念娘，也惦记着家里的秋收，就跟二叔说：“二叔，我想给娘打个电话行吗？”崔二叔说：“是啊，还是刚来的时候写了一封信，是该给你娘道个平安了，免得你娘挂念，你晚上去吧！离这二里路有个服务部，那里有公用电话，打完了交上电话费就行了！”二柱答应着。

晚饭后，二柱急急忙忙朝服务部走去。长虹路桥的工棚离服务部并不远，二柱十来分钟就到了，老远就看见有一个公用电话的灯箱，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处小吃店，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守在电话旁。二柱跟老人打招呼：“老大爷，我想打个电话。”老人说：“自己拨吧！”二柱很容易就拨通了电话，他知道村里的公用电话安在五嫂的小卖部里，接电话的是五嫂，二柱亲切地说：“五嫂，我是二柱，我想跟我娘讲话，你能叫一下吗？”电话里传来五嫂的声音：“是柱儿兄弟啊，你等着。”二柱家离小卖部只有三十米远，很快娘就到了，二柱一听是娘的声音差点儿没哭出声来。他怕娘难受硬克制着，他跟娘说：“娘，我想你，我在这儿挺好，你别担心。秋收没法回去帮你了，你自己悠着点儿，别累着。”

尹秀兰说：“儿啊！你别担心，我累不着。天凉了，你在那边买一件衣服吧，娘没法给你捎。”

二柱忙答应着：“二叔也是这么说的，先预支一点儿钱，花二三十元

买一件就行了，我知道怎么办，你放心吧，娘！要是没事我就挂了。”二柱放下电话交给老人五角钱，心里很高兴，因为在电话里听娘的声音很好，知道娘没啥事，也就放心了。

自从二柱走了以后，尹秀兰的心一直悬着，整夜睡不着，她既怕儿子身子骨不硬实，禁不住重活儿，也怕儿子不醒事儿缺心眼儿，万一有个闪失，我可咋办呀？这些天她常去丈夫坟前念叨。

回到工棚二柱兴致勃勃地对二叔说：“二叔，我到春节回家能给娘带一千多块钱吧？”

二叔说：“如果不提前扎工，肯定能拿到一千多，就怕冬至一到，冰天雪地没法干了，就会提前扎工。”

二柱说：“不知今年会咋样？”崔二叔说：“天的事咱咋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吧！”崔二叔正说着，二柱已不接话了，凑近一看，他已睡着了。崔二叔自语道：“这孩子累坏了。”

这些日子，也许是二柱总在面前晃动的缘故，崔茂增时不时的总想起和张春来一起干活儿的那些日日夜夜。春来比茂增大两个月，但身板比茂增健壮，个子也高，人长得帅气，样样活儿比茂增干得漂亮。他比茂增多读了几年书，在公社木器厂干学徒儿的十几个人中，谁也比不了张春来，师傅教干的活儿他一看就会，整天默默地干活儿，从不多说一句话，干出来的活儿既快又好。因为他多读了几年书，学东西比别人快，一样新式家具，只要看了几眼，他就知道从哪里下手。进厂仅半年，厂长就给他单独派活儿，让他带学徒，他每次都把活儿干得漂漂亮亮，没有人不佩服。茂增总是跟着春来干，因为他人长得瘦弱，春来总是关照他，也许是老辈儿人就一起搭档干木匠的缘故，兄弟两人配合默契，并且逐渐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后来实行承包制，茂增总舍不得离开春来。春来是承包头儿，茂增一直心甘情愿地跟着干，春来自始至终关照他，茂增坚信春来的为人，跟着春来他心里踏实。后来春来娶了个漂亮媳妇也很能干。在崔茂增眼里张春来是那一伙人里，最值得信赖，最值得托付，最有出息，最有希望发财致富，最终能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没承想却碰上了灾难，一个二十九岁的人，就那样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早早地走了，把一伙人给心疼得抱在一

起直哭。如今落下孤儿寡母艰难度日，我茂增岂能不管，可我没啥能耐，可怜这孩子真是活受罪。崔二叔整夜睡不着，翻来覆去想这件事。

眼看已到了立冬节气，不管在哪个岗位上干活儿的工人们大都加厚了衣服，就连一向能坚持的崔二叔也加了件衣服，二柱还是穿得很单薄。崔二叔催了好几次让二柱快去买件厚点儿的衣服，二柱总是说不忙、不忙，一直拖着。他倒反过来安慰二叔：“二叔啊，我倒觉得这样比前些日子好多了，在毒日头底下，汗不停地流。这些日子早上冷点儿，可太阳一出来，一干活儿就暖和了，挺舒服的，活儿干起来也没夏天那么累了。”于是二叔就不再催了，二柱干起活儿来也挺起劲，二叔心里也轻松多了。

立冬后的第五天，突然来了冷空气，天气骤变，又是风又是雨，穿着厚衣服的人都冻得直发抖。崔二叔直嚷嚷，催二柱快去买衣服，他带二柱找到王经理说：“二柱临出门时没带衣服，先预支一百元，让他买件衣服穿上吧！”王经理立刻表示同意，会计让二柱签字，给了二柱一百元。崔二叔交代二柱，让他搭乘公交车去北埠百货大楼买，不要再往市里去了，来回一个半小时，中午休息时间就把这事办了。

午饭后二柱没停留就去了公交车站，六站路就到了百货大楼。大城市就是不一样，人多车也多，好在二柱在县城上过一年学，知道城里的路怎么走。城里好看的东西挺多，可二柱顾不上，他直接去了百货大楼。可供二柱选择的衣服很多，二柱瞄上了一件标价二十九元的防寒服，里面有毛挺厚实，灰颜色的，他又花了十一元买了一件毛裤，一双胶鞋六元，一双袜子两元，总共花去四十八元钱。回到工棚还差十来分钟到开工时间，崔二叔直夸二柱会买东西。上工时，二柱穿上了防寒服，再也不发抖了。连推了几车，头上又冒出了汗。

小雪节气过后，昼短夜长的天气特点越发明显。清晨天未亮工头就吆喝起床吃饭，傍晚五点半天已漆黑了，这样，收工的时间只能提前。吃过晚饭后工人们都围在电视机旁看电视。工棚是活动板房，通连着十五米长，住了五十多人，非常拥挤。21英寸电视机放在角落里，工头只在棚外安装了锅盖，收视效果不好。并且每天掌握收视权的就两三个人，二柱看了几天，实在觉得没意思。旁边围了一群人正在打牌，二柱一直没有兴

趣，一个孩子大人们自然不把他放在眼里。崔二叔和几个年纪大一点儿的师傅坐在一起拉家常。二柱坐在一边静静地听着，从不插言，晚九点一过二柱就躺下睡觉。进入冬季劳动时间短了，二柱也觉得不那么累了，躺下也睡不着。

一天二柱对崔二叔说：“二叔，我想进市里买本书看，也好打发时间。”二叔非常赞成：“嗯！那样好，你是有文化的人，别总跟这些人一起泡，多看些书学点儿东西，总归有好处。”

第二天中午，二柱拿了两个馒头边吃边向公交车站跑，因为冬季连着吃饭时间只有一个半小时休息。二柱跑到公交车站正巧有一辆公交车就要启动，他招了一下手，司机师傅开了门。气喘吁吁的二柱赶忙找座位，刚坐下车就开了。他手里还有半个馒头，等平静下来二柱又开始吃剩下的馒头。根据上次买衣服时的记忆，二柱顺利地找到了新华书店。

新华书店展厅宽敞明亮，顾客也多，各种图书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有文化艺术类、科学技术类、文化教育类、科技致富等类别。二柱没想好买什么，他在文化教育类架前翻了一下，高中各门课的资料非常齐全，他想，根据目前的情况，靠自己系统学习已不可能了，他又拿起科技致富架上的《食用菌栽培技术》看了一下，他决定买下，看了一下价格是十三元。他又翻了一下文学类，最后看中了一本当代作家的短篇小说集，他决定买下，价格是二十一元。他匆匆交完钱。一看大厅时钟已经下午一点十分了，拿起书就往公交车站跑。误了上工时间工头会不依不饶，到时又要麻烦崔二叔说情解围，这样想着车就来了。他挤上了车，看了一下没座位，只能站着。

等二柱气喘吁吁跑到工地时，已晚了十分钟，二柱跑得一脸汗，崔二叔一句话没说，已替二柱码好了一车砖。二柱把书递给崔二叔推起车就跑，王工头站在远处瞪着眼看这边，二柱耷拉着脑袋不敢抬头，心突突直跳，心想这一顿骂在所难免了。又过了一刻钟，仍没听到王工头吱声，二柱抬头向那边看，人已经走了，他直起腰舒了口气，心中暗想：妈呀！吓死我了，下次再不敢了。

一连几个晚上，二柱都凑在电灯下看那本《食用菌栽培技术》。灯泡

是25瓦的，不凑近了就看不清。大人们有的打牌，有的看电视，没人理会二柱，所以二柱看得很安静也很入迷。他边看边想，像这样的活儿我和娘也能干的，也不比一般的庄稼活儿累，只要生产出来了，也比粮食值钱，可以到近处的集市上去卖，也可以到离家六十里远的县城去卖。这些活儿我都能干的，只是这几千元的本钱没处凑，眼下还是要干活儿挣钱，先把一万多元的债还清，然后才能考虑食用菌生产。那时挣了钱才能考虑盖房子娶媳妇的事，这是娘说的。娘在电话里说：云妹和班主任老师来家里啦，老师说学费和书费都可以免去。吃饭在家里拿可以不花钱，艰苦一点儿我不怕，可这一万多元的债咋办呢？学校是解决不了这些的。云妹说她可以说服爸爸帮助解决，这算怎么回事呀？二柱考虑再三，决定还是放弃。他觉得人活着一定要有尊严，不能事事求人，要相信自己的能力，自己是十七岁的男子汉，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要凭自己的努力渡过难关。不过他还是非常感激云妹，她是个难得的好女孩，一直对二柱很好。读初中的时候就在一个班，有什么好吃的总是忘不了二柱，学习也非常刻苦认真，难做的数学题总是找二柱请教。她对人真诚，脾气也好，长得端端正正，二柱这样想着，心里甜甜的。

看完《食用菌栽培技术》后，二柱又捧着当代作家的小说集一连看了几个晚上，虽说以前也看过小说，长篇的、中篇的、短篇的都看过，但是从来没有像今天看得这样仔细。二柱是一个悟性很高的孩子，几任老师都这样夸过他，读初中的时候，作文多次在全班读过。但是二柱非常明白自己的奋斗目标，他知道家里穷，要学好各门功课，要考上大学，要挣钱养活娘。当作家那只是遥远的梦想，而现在这一切全都成了梦想。现在他只能面对现实，凭力气挣钱还债，除此之外，他别无选择。

正在二柱陷入遐想的时候，来了一个小伙子找他玩，小伙子自我介绍名叫王展，与王经理是本族，是蒙源县长丰镇的，离大河乡三十多里路。小伙子比二柱大三岁，比二柱个头高，身板壮壮的，浓眉大眼挺精神，有点儿精明，不是死干活儿的那种。在长虹路桥另一个工盘干活儿，住在另一个工棚。二柱问他有啥事，他说没啥事，只想找二柱唠唠解解闷。他拿起二柱读的书非常感慨地说：“嘿！看不出啊，兄弟真是个有心人啊！”二

柱客气地说：“说不上有心，解解闷而已。”王展接着说：“你若有兴趣，咱不妨去网吧玩一玩，那里面可是什么内容都有，跟你买的这两本书比，那可是浩瀚的大海。”二柱说：“哥们儿！那可是要花钱的！”王展说：“什么不花钱啊！你这两本书恐怕要几十块吧！网吧按时收费，每小时两元，我经常去玩，与老板混熟了，他会给你优惠，有没有兴趣？哪天和你一起去玩！”二柱笑了笑说：“改天再说吧！”二柱既不反对也没答应，王展站起来说：“今天已经晚了，明天来约你好吗？”二柱只是笑笑向他招了下手，表示客气。

第二天晚饭刚过，王展来约二柱去网吧玩，二柱说：“还没跟崔二叔说。”崔二叔在牌摊旁观战，二柱走近二叔说：“二叔，小王约我去网吧玩。”崔二叔看看二柱，又看看王展。王展立刻解释说：“二叔，我是长丰镇的，在二号工盘，我们玩一会儿就回来。”二叔迟疑了一下说：“二柱，听说那东西会上瘾。”王展抢着解释说：“你放心吧二叔，偶尔玩一次，不会上瘾！”崔二叔说：“那你们去吧！早去早回，明天还要干活儿。”二柱和王展一起应着：“你放心吧二叔。”

二柱、王展结伴去网吧玩。一来二去两人混熟了，王展热情地与二柱称兄道弟，越套越近乎，不知不觉就搂住了二柱的肩膀，并且越搂越紧。二柱觉得特别不舒服，不管在村里还是在学校，二柱从不曾和哪个同学勾肩搭背，觉得挺难受，遂说：“王哥别这样！”挣脱了王展。王展大大咧咧，笑着说：“都是爷们儿你怕啥！你还怕哪个女人偷了你不成，你小子！”随着嬉皮笑脸地硬搂着二柱亲了一口，二柱有点儿恼怒，说：“王哥，再这样我回去了！”王展立马赔不是：“对不起对不起，别介意，怎么像个姑娘似的，咱走咱走。”拉着二柱的手向前跑去。

两人走进网吧，还好有空位，二十多台电脑，只有十几个人玩。王展笑嘻嘻地对老板说：“老板，这是我哥们儿，给点儿优惠吧！”老板笑笑说：“你们玩几小时？”王展说：“玩四小时。”老板说：“收你七块钱吧！”二柱说：“我只能玩三小时。”老板收了五元钱。二柱第一次玩电脑，不知道怎么操作，王展替二柱打开电脑，又告诉他怎么操作。二柱脑子灵一点就通。然后王展告诉他怎么关机，二柱试着自己操作了一遍，果然简单，